



深山里啃“硬骨头”

□李启游

近日约了几位好友重游苍南县莒溪天井村。三十三年前的风,似乎还带着莒溪山林的清苦与温热,吹进了记忆。那段在莒溪至天井公路第一期工程测量的日子,虽已隔了三十余载,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日。

那时县交通设计室刚成立,整个团队就三个人:颜福达工程师是主任,我和另一位同事是技术员,从外业测量到内业设计,从工程量计算到施工放样,所有活儿都得我们自己扛。那次要测的公路,从莒溪到黄土岭为止,全长5.8公里,却是条藏在深山里的“硬骨头”。

乡政府的人把我们带到了莒溪溪边的大墩村,安排在一户农户家吃住。房东一家格外热情,每天给我们端上热腾腾的农家菜;夜晚虽睡在硬板床上,却让我们在陌生的山里有了安稳的落脚处。而真正的挑战,从踏入山林的那一刻才开始。

山区的地势远比想象中险恶:山坡陡得近乎垂直,密密麻麻的树木和竹林遮天蔽日,视线都被挡得严严实实。我们人手少,别说测量,连在陡坡上站稳都难。

好在沿线的村干部和老人协会的乡亲们主动赶来帮忙。他们扛着柴刀,在密林中硬生生劈出一条测量小道;遇到陡峭边坡找不到架仪器的地方,就踩着村民垫好的石头,小心翼翼地支起那台老式土罗盘仪。

颜工程师经验丰富,始终走在最前面定点选线、敲定桩位;我负责测角度、计算中线定位,手里的罗盘仪是最依赖的伙伴;同事拉测绳、插标杆,在陡坡上爬上爬下是常事。更棘手的是,这里海拔高、越岭线高差大,必须设置好几个连续回头弯,再加上草木茂密,通视条件极差,给测量添了无数阻碍。我还恐高,站在陡坡上双腿发抖,稍一不慎就可能滑下深渊,每次都是村民牵着我的手,一步步帮我挪过去,有时还主动帮我们扛仪器。

七月的天气格外炎热,我们每天顶着烈日奔波,衣服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,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,好几次把测量记录簿都浸湿了。因人手不足,测量得分三次推进:先测中线,再用水准仪测纵断面高程,由于落差大5米高的塔尺都看不到顶,一

个桩号要转好几回仪器,且找架仪点更是难上加难;最后用2米花杆测横断面,每一步都得格外谨慎。就这样5.8公里的路,我们足足测了12天。

回到房东家,我们累得只想瘫倒,却还得强撑整理当天的测量资料做内业。那时没有电脑,施工设计图要一笔一划画在厘米纸上,工程量计算全靠手工算,横断面面积画错了就得重新来,一张图往往要耗上好几天。到了施工阶段,我们又背着仪器去工地现场放样,确保每一个施工点都精准无误。

如今再看这条公路,平坦通畅地蜿蜒在山间,当年的艰辛早已化作满满的成就感。对比现在的设计工作,电脑全自动生成图纸、精准计算工程量,与三十三年前的手工操作简直是天壤之别。

颜工程师已退休二十多年,我们也到花甲之年,但那段在莒溪的日子,那些村民牵着我的手、帮我们开路扛仪器的身影,那台老式土罗盘仪,还有被汗水浸湿的记录簿,都成了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回忆,永远温暖,永远鲜活。

外婆家

□王霖生

●嘉兴南门的外婆家,是老式二层泥木结构房子。老式的大门很高,上下都有一个门臼,开起来吱呀作响。大门外还有一对矮门,白天关矮门,大门则开着,等于开了个大窗户,通风透光,并带进路人亲切的吴依软语。

●外婆家大门里面是堆柴火的柴间,堆满了络麻秆,那是外婆家一年的燃料。因此院子里有一种特别的、淡淡的麻秆清香。络麻秆用船运到门口上岸,搬运很方便。

●大门左边有个供日常进出的略小的门,穿过柴间边的弄堂是一个水泥地小天井。天井靠右墙边有个走廊连接两头,方便了雨天进出。过了小天井是正厅。排门上镶着玻璃,地上铺了方砖的厅堂清凉亮堂,正面壁上挂着对联和中堂,陈设着画桌、八仙桌。

●年迈的外公总是坐在八仙桌边呼呼地吸着水烟,很少说话,看到我总是笑眯眯的。外公清瘦白净,戴着黑框老花眼镜(远视),再热的天都穿着中式白绸褂子、黑绸裤和布鞋。外公姓朱,朱家是嘉兴的世家。

●外婆的名字是外公给取的。外婆个子不高,但十分精神。由于外公脑梗,身体欠佳,外婆里外撑起了一个家,还为外公生了九个儿女。

●正厅的后边是厨房,那里是外婆“办公”的地方。那里有我从未见过的巨大的灶台、烟囱和一个风箱。烟囱边上挖了两个小龛,一个放着油瓶、火柴和盐甏,另一个供着灶司菩萨,外婆在菩萨面前供着一小酒杯饭,每天都换新的,但没有菜。

●外婆讲,灶司菩萨负责向玉皇大帝汇报我们家的善恶。所以每次我在厨房里总是特别乖,一旦干了坏事闯了祸,就马上跑进厨房向灶司菩萨认错,求老人家别告诉玉皇大帝,下回我一定改正。

一碗热馄饨

□蒋波

天气一天天冷起来,尤其到了冬天,朋友们谈论最多的话题,还是吃什么暖心,吃什么暖胃,过什么舒坦的小康生活。谈笑间,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馄饨……

小时候的冬天,感觉特别冷。大雪纷飞的日子里,我的脸被冻得红红的,流着鼻涕,手脚冰凉,母亲就变着花样给我做一些好吃的食物。饺子包起来费事,而且就算吃了,也没觉得有多么暖和;吃手擀面,工序有些繁多,也不能解馋;最令我向往和诱人的食物,还是一碗热馄饨。

母亲从来不嫌麻烦,都是亲自和面弄馅。她拿出一根细长的擀面轴,先把一块面压成又大又薄的圆面皮,再把面皮一圈圈缠到擀面轴上,用刀划开,然后将面皮切成一块块梯形的馄饨皮。

接着,母亲拿出调好的肉馅,把馄饨皮放在左手,用右手放馅儿,双手的大拇指折一下,一个圆形的馄饨就做好了。

我看着母亲包馄饨,总觉得她像是在变戏法一样,和面、调馅、擀皮、包捏、下锅,母亲一气呵成,煮好的馄饨不一会儿就上了桌。馄饨有韭菜味的,有酸菜味的,也有母爱的味道。我吃上一大碗,小肚子就鼓鼓的,小手也变得热乎乎的了。

成家后,我也偶尔尝试着包馄饨,只是擀出来的面皮很厚,“皮糙肉厚”的馄饨,虽然将就吃,但相貌总不太好看。我几经练习,依旧擀不出母亲那样又大又薄的馄饨皮。

索性,我就去生鲜超市买一些现成的馄饨皮,自己调馅,有三鲜的、猪肉香菇的、牛羊肉的。煮馄饨的时候,有些是清汤的,放点香菜就行,有些放点鸡蛋、紫菜、虾皮,吃起来口感更鲜香,最后再放一点醋,滴上几滴香油,那香味,那口感,真真是人间美味。

有时候我想偷懒,就去馄饨店品尝各种各样的馄饨,或者打包回家。吃着那些薄皮透明的馄饨,却始终吃不出那种熟悉而渴望的味道。难道是因为自己没有亲手做吗?

后来,我经常督促自己,忙里偷闲,包点馄饨。试想一下,在雪花飘飞、北风呼啸的日子里,哼着小曲包着馄饨的场景是多么的温馨。在暖融融的饭厅,吃着鲜香可口的馄饨,世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甜蜜的事吗?

寒天之中,何以解馋,唯有一碗热馄饨!

纸白山的养育

□毛长明

后山有柴

山,名叫纸白山。纸白山下,有我的家。这山是我的“家山”,是我家的“靠山”。

柴米油盐,柴是第一位的。小时候屋后的纸白山,是令村庄的小伙伴们羡慕的。因为山上有柴,砍柴方便。

平日里,砍柴是大人的事,一到暑假,大人忙田头,砍柴就成了小孩的“家庭作业”了。他们要到远处的山场才能砍到柴,来回好几里山路。去时轻松愉快、蹦蹦跳跳,回来就一声不吭、步履艰难。十多岁的年龄,稚嫩的双肩,无法承受超越年龄的重负。

后山有柴,灶头不慌。我不去远山,打开后门,走过一段上坡路,眼前就有茂盛的“狼衣”(学名狼箕草)。

微风吹来,轻轻摇曳,如碧波荡漾。这是纸白山给我创造的便利,比村庄的小伙伴们轻松多了。我右手握刀,左手按柴,刀起柴断,干净利落。一股柴草特有的气味钻入鼻孔,青涩而好闻。旁边几棵杉树上,知了声声,清脆美妙,回响山谷。我想,这一定是纸白山专门给我安排的一场“配乐”砍柴。

山上的柴禾,人人有份。我常听见后山附近,传来小伙伴的砍柴声和说话声。有些是熟悉的,有些是不熟悉的。有几次我还看见山岗上人头攒动,只听他们对山下大声叫喊“呜——呼——”,然后是一阵爽朗的笑声。到山上,引人注目或呼朋唤友,不能叫名字,一律叫“呜呼”,这是山里的规矩。山岗上平坦,没有柴禾可砍,那几位伙伴要翻山过来才能砍到柴。而翻过山岗,这边又是悬崖峭壁,胆小的人是不敢下来冒险的。

开垦新地

靠山吃山。新搬到纸白山后,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菜地番薯地。房前适合挖菜地,屋后可以开垦番薯地,父亲心中已有规划。番薯是家中极为重要的杂粮。

要在山脚下开垦番薯地,需要工夫力气。父亲是大队会计,白天要到大队做事,只能利用早晚时间挖山地。他每天清晨四点半起床,干到八点多,下午五点多上山,挖到七点多。山地土质坚硬,一锄下去会反弹,锄头挖坏好几把,双手从血泡变成老茧。遇到大石头,锄头不顶用,就用钢钎撬,一块地不知要挖出多少石头来。父亲将这些石头按大小堆放在一边,



秋艳

□阮振亚

等做石砌时,正好派上了用场。这也许是大山怜惜他,给他的意外收获。不然,他就要到溪坑里辛苦挑石,还要雇劳力扛。

父亲挖山地,平土地,垒石砌,做成三个大平层,形成了环山梯田状。每层整理成一畦畦均匀的菜地,每层之间石砌高低落差最高处有两米左右,都是父亲一石一石垒砌起来的,忙不过来时才叫亲戚帮个忙。

望着纸白山底新开垦的这片菜地,父亲露出欣慰的笑容。这片山地,化了他三年的时间 and 力气,三年的起早摸黑,三年的锄起锄落,终于完成了这项浩大工程。我不禁想起《愚公移山》的故事。

成果丰硕

山地挖好了,菜地平整了,菜园的模样成型了。父亲踩着季节的脚步,该种蔬菜时种蔬菜,该种番薯时种番薯。父亲是种植能手,田间地头的活都内行。围绕地沟边的一条长石砌,可以利用种茶叶,家里用茶也不用操心。三条石砌内侧的茶树,挤挤挨挨,像三条绿色绸带,又像三道绿色藩篱,把三层菜地包裹在绿色里。

后来,母亲在这些茶叶中获得了收益,我们兄弟姐妹的学杂费里,就有卖茶叶的钱。

新挖的山地很贫瘠,作物产量低。种蔬菜时,父亲就在菜地里多浇尿,让土壤多吸收尿素;种番薯时,父亲把猪栏里的一担担猪粪挑上去,铺盖在番薯苗周围,达到改良土地、培育地力的效果。秋收时节,父亲在番薯地里挖出二十多担番薯,产量达到三千多斤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村庄里开始盛行种蜜橘,邻居有人也跟着种了不少蜜橘,自给有余,就卖给经销商。1985年,父亲也购买了五十多株蜜橘苗木。种植之前,化了半个多月时间,挖出五十多个大橘坑,挑了五十多担猪粪深埋在泥坑里。蜜橘苗种下后,又到山上割来青草,把蜜橘树根铺得严严实实。两三年后,橘子陆续挂果,产量由少增多。父亲每天都要不断添施猪粪等土肥。几年之后,橘子进入盛产期,最高产量达到5000多斤。这是父亲在纸白山地上收获最丰的果实了。

俗话说,人靠地养,地靠天养。天地养人,人间兴旺。我心里很清楚,是纸白山养育了我们一家人。